

热点

爱党洗脑遭到抵制

近期，中共在外交场合的一句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”，成了大陆粉红中当下最为走红的流行语。经过文革的中国人人都知道，“老子不吃这一套”是大陆地痞、流氓、造反派的常用口头语。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”只是那句流氓用语的外教版。中共利用党文化对民众进行斗争哲学洗脑，由来已久。

中共的党话会有变化，但骨子里都是一样。比如用仇恨煽动爱国，他们会说“落后就要挨打”、“中国可以说不”、“厉害了，我的国”、“没有祖国你什么也不是”、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”等等。当然，这些党话里的“中国”指的都是“中共”，并非中国人民所能拥有的中国。

中共希望党文化洗脑能永远操纵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，但事实上，很多网友已经明白了真相，不再买中共的账。近期，因新疆棉事件，中共煽动民众抵制品牌洋货，表演“爱国秀”。3月25日、26日，耐克上架了两款新鞋，瞬间被抢光，耐克新售的女鞋在预售阶段获得了34万余人的预约抢购。

共产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，共产幽灵所到之处，不是战乱、饥荒、屠杀和恐怖，就是谎言、虚假与道德沦丧。共产运动造成了全球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。共产主义对人类信仰的迫害、对普世价值的颠覆，更是史无前例。当今，全球已有3.7亿人退出了中共党团组织。共产主义是绝路已经是所有明眼人的共识。◇



◀香港著名明星叶德嫻（右）接受大纪元新唐人记者黄瑞秋直播访问。（视频截图）

大陆亲友遭中共恐吓 香港媒体人：不会退缩

【明慧网】香港颇受欢迎的《有冇搞错》以及《石山视点》节目主持人、法轮功学员黄瑞秋近日披露，中共公安恐吓她在大陆的亲友，以此警告她不要主持媒体节目，否则会触犯国安法为由拘捕她。但黄瑞秋表示，不会退缩。

不惧危险传真相 亲友受威胁

黄瑞秋披露，3月16日，她收到香港亲人的留言，说在大陆老家的朋友被当地公安叫去问话，询问关于她的事情。公安威胁亲人的朋友，要她转告黄瑞秋，不要再出去做节目，否则因触犯了国安法被拘捕，她的父母就没有女儿了。

黄瑞秋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，由于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她已多年没回大陆。她香港亲人的朋友并不认识她，也没提供黄瑞秋的联络方式，公安就威逼该友人想办法找到黄瑞秋的父母，用其父母来胁迫她。

中共公安的这种威胁讯息，黄瑞秋已不是第一次收到。2017年的时候，公安曾两次向她在大陆的亲友打探她的情况，声称看到她在香港参加法轮功游行集会，并威胁亲友转告她不要参加游行。

勇敢揭露“活摘”罪行，不退缩

黄瑞秋分析认为，此次的威胁骚扰，可能与上周她刚做了一个揭露“中共活摘”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节目有关，这可能是导致中共再次找上门的原因。她表示，“这期节目是我做传媒工作以来，揭露中共最深入的一次”。

节目中，黄瑞秋播放了两段录音：“活摘器官”现场武警的证词录音；2006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去德国汉堡访问时，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》调查员曾打入他居住的酒店，薄熙来自曝“江主席（江泽民）”下达了“活摘”法轮功学员器官命令的录音。

黄瑞秋表示，中共最怕的是揭露它种族灭绝、群体灭绝、“活摘器官”等罪行。她认为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中共的邪恶，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。如果不揭露它，自己退缩了，那才是危险的。

她表示，如果每一个人在亲友受到威胁的时候都噤若寒蝉，那谁还会为公理正义发声？她说，“我是成年人，不会受亲友压力的影响。因为我选择做传媒这条路，就要为捍卫香港新闻自由不畏强权，勇敢坚持报导真相不退缩。”◇

河南“血祸”幸存者详述重生经历

【明慧网】上世纪90年代初，河南省长李长春大力扶持“血浆经济”，导致爱滋病大流行，同时爆发丙型肝炎，波及中原多地，被称之为“血祸”。现居加拿大多伦多60岁的贾平女士就是当年因输血染上丙型肝炎的受害者之一。如今30年过去了，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幸存者，她对记者讲述了自己重生的经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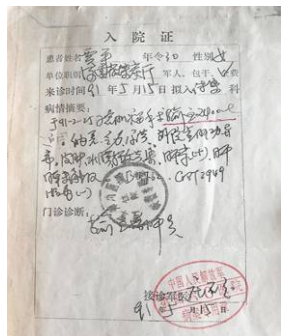
贾平说：“我是1991年2月做的子宫摘除手术，共输入2400CC血浆，手术成功，恢复也很快。正当我准备回单位上班时，突然出现恶心、呕吐。同年5月就住进解放军空军医院传染科。查来查去，除了转氨酶高，啥也查不出来。最后送到上海化验，说是丙型肝炎。”

2021年3月，贾平在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说，“30年前，当地最好的医院都没有这种病毒的检测能力，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治。”的确，2020年，美英三名科学家因发现丙肝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，而丙肝疫苗至今尚未出现。

人为的灾祸

贾平说：“跟我住在一起的许多病人都有相同症状。那几年因输血染肝病的人很多，但医院又查不出具体是什么病，就有了个专有代名词叫‘输血性肝炎’。我的主治医生说：‘这个病治不好，只能把转氨酶控制住。最后结果大多是肝硬化，很难活过10年。’”

她回忆道，当时治疗最好的药就是打干扰素；找最好的中医师看病，每次取中药就是12副药。每天吃药，大碗大碗的药水灌下去，真的就像被药水泡着一样。”



▲当年在郑州解放军空军医院的《住院证明》等

“为了治病，我四处求医，西医不行看中医。吃了无数的药，反复治疗，反复发作，时轻时重，一直得不到彻底根除。”疾病加上各种药物的副作用，让贾平面黄肌瘦、虚弱无力，有时情绪还极度烦躁，身心被煎熬着，她看不到生活还有什么希望。

感染病流行后，地方政府对血液买卖采取遮掩或避责的态度。中共当局对地方政府的举措保持沉默，相关事件也成了政府的禁忌话题。贾平说：“那场人为的灾祸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，当局利用权力打压揭露真相的正义人士，很多被逼流落他乡，无辜的受害民众苦求真相无果。”

遇法轮大法，生命重生

生活在中国大陆，贾平自幼接触的都是无神论、唯物论，非常排斥现代科学以外的东西。然而眼看着西医在她的病痛面前束手无策，出于求生本能，她开始接触气功和宗教。

“1995年，我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。她炼了几个月后，感觉很好就劝我炼。”贾平说，“当时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炼法轮功，大家相互传诵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，这大大增加了我炼功的信心。”

但是，万事开头难。回想起刚开始炼功的场景，贾平说，“自己站半个小时都无法坚持，盘腿根本就盘不上”，“好在周围有不少学员，大家比学比修。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，阅读《转法轮》（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）。慢慢我明白了法轮佛法修炼的内涵。”

于是贾平下定决心修炼，打坐



▲贾平身着天国乐团服装在排练。

不管多痛都坚持。不久呼吸道分泌物越来越少，最后完全消失，她的呼吸道顽症痊愈了。体会到可以自由通畅呼吸的滋味，她激动地说：“我的生命如同重生一样。”

“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身上所有其它的疑难杂症也一并消失，染上致命的丙型肝炎也因修炼奇迹般地康复。”

脱胎换骨

修炼给她带来的最大收获，就是心性上的提高。她明白了怎样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让自己心胸更宽广；还学会了善待别人，遇事多替别人着想。

贾平的头脑比以前清醒，思维也更敏捷了。“有了健康的身体，平和的心态，聪慧的头脑，我在工作中积极进取。为了提高自己业务能力，又读取了在职硕士学位。”她说。

一晃25年过去了。贾平享受着修炼带来的健康身体和愉悦的心境。2008年，贾平移民加拿大，加入多伦多法轮功天国乐团，经常应邀去各地参加活动。“不论严寒酷暑，我的体力不比别人差，说走抬腿就走，坐汽车多远也不晕车，也不怕冷。”

她感慨道：“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，真是脱胎换骨，做梦都不敢想的变化。”◇

临沂市蒙阴刘池荣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

【明慧网】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刘池荣、类延增、黄志力、沂南的王西杰被非法起诉，将面临非法庭审。

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法轮功学员刘池荣、类延增、黄志力被济宁市泗水县和蒙阴县公安联合非法抓捕。刘池荣因为身体原因第二天被放回，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左右四位学员被非法起诉。

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二年中，刘池荣被非法关押多次。期间工资被停发，为糊口做起了生意。

黄志力曾被冤判三年，出狱后随妻儿常居山东，因屡遭中共迫害，生活清苦。此次被绑架时十几万准备买房的钱被抄，至今未还。

类延增，蒙阴县桃墟镇人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济宁市看守所。

王西杰，沂南县随家店人。二零一九年七月，王西杰妻子李长芳遭中共非法关押期间非正常死亡。二零二零年二月王西杰被绑架，后被取保候审，现在又被非法起诉。

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的人，真相早已广传世间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，希望各位能从中得到启迪。

中共官员对“沉船”心知肚明

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、《自上而下的革命：苏维埃体制的灭亡》的作者大卫·考茨曾说，他在苏共还存在时间问过一名苏共高级干部，他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。那名高官回答：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。”

十几年前，在一篇分析苏共解体的文章里，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話：“最为恶劣的情况是，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，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，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，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。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

的倒楣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。”这个答案正好揭示了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。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，却为着权力和利益在努力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，也因此维系着中共的罪恶，等同于助纣为虐。与此同时，大批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财产，安排亲属移居国外，并为自己准备多本护照，以便随时跑路。因为他们非常清楚，中共这条“红色的船”正在快速下沉。

民间一项研究发现，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%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，甚至加入外籍。二零一二年，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《出入境管理法草案》时获得官方讯息，为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，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 800 万人。去年九月，中纪委发文：对于财产转移到境外，随时准备“跳船”的领导干部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。网友评论，这说明跳船的多，准备跳船的更多。

中共号称有 9400 万党员，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数字，实际上已人心尽失，没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，也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党，都是在这条破船上最后捞取个人利益。

有人说：“你想挣中共的钱，但它却要你的命，跟着中共走没有好下场。”中共篡政之后，在大饥荒、反右、文革、“六四”等历次运动中造成 8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，中共是中华民族罪人。

一九九九年开始，江泽民集团又对修炼真、善、忍的法轮功掀起了持续至今长达 22 年的残酷迫害，犯下大罪。“天灭中共”是历史的必然，善良的人不会与邪恶为伍，明智的人也不会做中共的替罪羊，远离共产邪灵才是明智的选择。至今已有 3.7 亿人抛弃中共，退出了中共“党、团、队”组织。

第二个故事：枪口抬高一厘米

“把枪口抬高一厘米”，这个说法出自一位德国法官的口里。

一九八九年二月五日晚，东德青年克里斯·格夫洛伊和克里斯丁·高定在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往西德时，被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卫兵发现，在两人放弃逃亡面对卫兵举起双手时，卫兵们在三十多米远处向他们开枪，致使格夫洛伊被十发子弹打中胸部，同时被多发子弹打中腿部，当场死亡，高定则被一发子弹打伤脚部。德国统一之后，四名涉嫌枪杀格夫洛伊的前东德卫兵受到起诉和审判。

一九九二年一月，德国柏林州法院在经过四个半月审判之后，认定前东德卫兵英格·亨里奇射出了致命的子弹将格夫洛伊打死，因此判决亨里奇有罪，并对其判处三年半监禁。法院同时判决另一名开枪击中格夫洛伊的卫兵有罪，并对其判处两年缓刑。在亨里奇上诉之后，一九九四年德国联邦法院将亨里奇的刑罚改判为两年缓刑。

在柏林州法院的审判过程中，亨里奇的律师辩称，卫兵们是军人，只能执行命令，没有其它选择，射击格夫洛伊符合东德高级官员批准的射杀命令。亨里奇自己也辩称，他是在遵从东德国家的法律和命令。对此主审法官西奥多·赛德尔当庭指出：作为警察，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，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。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，此时此刻，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，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。这个世界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。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，良知是最高准则。

此案的判决说明，公务人员盲目执行上级命令，最终要自己承担责任。当法律或命令违背人类的良知时，执行这样的法律或命令本身就是在犯罪，最终必然要受到正义的审判。◇

她们鲜为人知的命运 诉说了什么？

文/益帆

【明慧网】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穆桂英挂帅、木兰替父从军等义薄云天的感人故事，演绎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千古佳话。而中共用党性颠覆人性，将有家世、有才华的女性变成政治工具，让她们在谎言中出卖自己的道义与良知。

左图：
关露右图：
傅冬菊

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

与潘柳黛、张爱玲、苏青并称为“民国四大才女”的关露，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。如果不是被中共欺骗，她或能成为一名名垂青史的女作家。关露的父亲是满清举人，她从小读书识字，在上海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。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共。
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关露奉中共与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，中共派关露策反日伪的李士群和丁默村，并不是为了抗日，而是为了拉拢李、丁。而自始至终，关露都不知道李、丁和中共已经有联系。日本投降后，自1946年开始，关露不断地被中共关押、审查，被骂汉奸，前后长达36年。关露一再要求中共公开她的地下党员身份，被中共拒绝。

潘汉年曾对关露说：“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，你可不能辩护，要辩护，就糟了。”关露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：“我不辩护。”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露表达过爱慕之意，但当关露结束潜伏生涯时，中共担心王炳南将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露，命令王

与关露分手。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，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。

从1955年，关露被关进监狱三年，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。1967年，60岁的关露被关进秦城监狱8年。1982年，关露在平反后自杀。死前的关露孤苦伶仃，已经瘫痪在床了，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，手连笔都拿不了。

傅冬菊被悔悟父亲痛骂：“不忠、不义，两姓家奴”

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，中共遂命令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窃取父亲保险柜里所有机密文件。傅冬菊用了几块巧克力哄骗5岁小弟弟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，傅冬菊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传给了中共。

傅作义原本对中共并无幻想，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、恐怖与暴政。由于傅冬菊的出卖，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。傅冬菊又趁机劝阻父亲投共，并进一步出卖情报给中共。导致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。

1949年2月，当傅作义得知原来自己的女儿出卖了自己，当

即痛骂她“不忠、不义、两姓家奴”。

1949年后，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任记者。文革期间，中共将她打成“反党”的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残酷批斗。在她去探望父亲时，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：“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来了。”1974年4月，傅作义病逝。

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，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，住不起院。中共没有让她享受高干病房待遇，傅冬菊只能住每天400元的“特需病房”。“特需病房”的两个护工每月上万元，傅冬菊根本付不起。前些年公房房改，私人可象征性交钱购买，她都拿不出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，而傅作义曾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，中共却装聋作哑。

晚年的傅冬菊曾说，她慢慢地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。2007年，傅冬菊离世。

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曾对女儿说，她“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，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”。

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及时从中共的欺骗中醒来。◇



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，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、自焚的。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，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，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，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。

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“国家恐怖主义行为”。声明说：从录像分析表明，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。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，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2003年11月8日，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“天安门自焚”真相的纪录片《伪火》（《False Fire》）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。◇